

有没有什么神反转的恐怖故事？

我和老公很恩爱，但新婚不久后，我开始不敢关灯睡觉。

因为正对着床的那面墙里，藏着一个人。

惊恐之余我做了一个决定：我要砸开这堵墙一探究竟。

1

进入梅雨季节后，到处都湿漉漉的，连衣柜上都挂着水珠。

三天前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突然发现床尾站着个人影，披头撒发的，惨白着一张脸，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

我惊恐地跳了起来，闭上眼睛狂叫不止。

睡在身边的麦彬迅速打开了灯，紧张地问：「美琪，你怎么了？」

「有人……那有个人……」我浑身发抖，指着对面的白墙，现在那里空荡荡的，连只蟑螂都没有。

「又忘吃药了吧。」麦彬叹了口气，起身倒了一杯温水，从床头柜里取出两粒白色的药片，「你这病一到雨季就严重，药千万不能停。」

「不是幻觉，不是幻觉，麦彬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！」我的牙齿咯咯作响，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虽然每个毛孔都冒着寒意，但我清楚地知道，此时不能表现出过度的恐惧，不然他会认为我是在发病。

没错，我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。

结婚前麦彬就知道，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娶一个病人，是因为，我家很有钱。

2

「爸，美琪昨晚又发病了。」

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听见麦彬正在打电话。

呵.....

嘴角微勾，我进了厕所，把藏在睡衣口袋里的两片药冲进了马桶。

麦彬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他执意认为一下雨我就会产生幻觉，然后就是无休止地吃药看医生治疗。

要是这些手段都不奏效，他就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。

我怕那个地方，因为每个病房里，都挤满了人，他们直挺挺地站在四面白墙中，日夜看着我，笑。

重新坐回电视机前，麦彬还在打电话，这次似乎换了我妈。

哭哭啼啼的声音从听筒中传了出来，扰的人心烦意乱。

麦彬低声安慰着，说他一定会照顾好我，让妈一定放心。

他所谓的照顾，还不就是给我吃药？

我不要吃药，我要证明墙里面确实有人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！

3

第二天早上，麦彬在我脸颊边留了一个吻，说出去买早餐。

我乖巧地点了点头，拉着他的手，撒着娇说：「老公，我想吃沈记馄饨。」

「好，这就去。」他捏了捏我的下巴，露出宠溺的笑。

在我恋恋不舍的目光中，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，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大门。

沈记馄饨在五公里之外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，因为风味独特物美价廉的缘故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长队。

麦彬这一去，没有一个小时绝对回不来。

没错，我就是要把他支出去，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眼前这面看似普通，实际上隐藏了巨大秘密的墙。

我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光着脚轻轻跑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出去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很显然麦彬已经下楼了。

即将揭秘，我有点紧张，也有些兴奋，但唯独没有害怕。

夏日的清晨艳阳高照，那个脏东西不会现形，它只会在下雨的时候才敢出来吓唬人。

我从工具箱里找出一把铁锤，重新回到了卧室。

墙上是一片寡淡的白，连一丝裂纹都没有，就像毫无瑕疵的美玉。

可我却知道，这下面藏着一个时时刻刻都在窥视我们夫妻生活的人。

沉甸甸的铁锤对于只有八十斤的我来说，实在是太重了。

双手握紧锤柄，眼睛死死盯着白墙的正中间，我攒足了全身的力气，正准备砸下去，突然窗外一声巨响。

哗啦啦，又开始下雨了。

4

我心里一惊，手腕突然酸软无力，铁锤准确地掉落在脚背上，发出了闷闷的响声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脚骨断裂的弧度。

剧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叫出声来，眼泪一下子冲进了眼眶，汹涌得让人措手不及。

赤红的鲜血喷薄而出，白皙的墙面上瞬间铺满了飞溅的红点，就像一抹抹带着新鲜人味儿的蚊子血。

窗外的雨声越来越大，我盯着墙面瑟瑟发抖。

要来了，它马上就要出来了。

冷汗瞬间布满了后背，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而且左脚还受了伤，如果它跑出来的话，一定是凶多吉少。

我提起染了血渍的白色睡裙，单脚跳着向卧室门口挪去，我要离那面墙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

雨肆虐着整个世界，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户上，外面雾蒙蒙的一片，门上面开始渗出了水珠，我的心皱巴巴的，缩成了一团，像被谁死死掐住，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。

双手紧张地抠住门框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

果然，原本洁白无瑕的墙面上慢慢晕出一片水渍来，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勾勒着，不一会就变成了一个高大的人影。

两滴血渍莫名其妙地点在了人影的头部，一左一右，就像是两只通红的眼睛。

我狂叫一声，跌倒在地板上，拼命向大门爬去。

身后传来粗重的喘息声，我怕到了极点，想要呼救，喉咙却像被堵死了一般。

一只冰凉的手攀上了鲜血淋漓的脚腕，爆裂的惊雷兜头而下，我瞬间失去了知觉。

5

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

妈妈坐在床边抹着眼泪，爸爸站在窗前唉声叹气，麦彬正在跟医生窃窃私语。

「她已经出现自残的倾向，是不是要住院治疗？」

「不，我不住院！」这两个字刺激了神经，我猛地坐起来，大喊道，「是意外，不是自残，不是！」

「不住不住，美琪乖，没事啊！」妈妈手忙脚乱地安抚着我，对麦彬使眼色，「别说了，别说。」

「妈，你一定要相信……」我紧紧抓着她的手，「墙里有人，真的有人！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揪出来，所以才拿着铁锤打算砸墙，没想到没想到……下雨了……它出来了……」

「美琪……」妈妈忍不住又哭了起来，看向爸爸，「老明，要不……砸开墙看看……」

「妈，你怎么也糊涂了呢？」还没等爸爸说话，麦彬就急匆匆地走了过来，他定定地看着我，一脸憔悴，「美琪，听话，只要乖乖吃药，就再也不会……」

吃药吃药，他就知道给我吃药！

「不！」我尖叫着拼命拉扯头发，为什么没人相信？为什么？
我没病，疯的是他们，是他们！

几个护士冲进来，示意家属出去。

我就像一条离开水的鱼，被死死按在荒芜干涸的病床上，嘴巴一张一合地翻着白眼，很快就要断气了。

「你们……动作……轻一点……」麦彬的声音从门缝里挤了进来，满满都是心疼。

6

为了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，我决定假装顺从。

在医院的三天里，每天配合治疗，甚至最后一天，还不经意提起，自己确实经常出现幻觉，自从按时吃药后，状况好多了。

大家果然被我精湛的演技骗过了，麦彬积极地帮我办理出院手续，还特地买了一束紫色的鸢尾花。

花的味道甜到发腻，我忍不住一阵阵反胃，甚至恶心。

「以后别买这东西。」妈妈瞪了麦彬一眼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，却碍于我在场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
「要不回家住几天。」爸爸提议。

「也好，有爸妈照顾着，我也放心。」麦彬向来不喜欢我回娘家住，据说这会让他有一种上门女婿的压迫感，不知道这次怎

么想通了。

「可是我舍不得你。」紧紧抱着麦彬的腰，故意在爸妈面前表现得黏黏糊糊，回去有他们二十四小时贴身盯着，我又怎么能去调查呢？

麦彬揉了揉我的头发，笑着说：「那就不麻烦爸妈了，老公带你回家。」

我听得出，在他无奈的语气中，带着一丝强撑的自尊。

麦彬家里很穷，以前在我爸公司做保安，和我结婚时，东借西凑才买了这套老破小二手房。

他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是吃软饭的，拒绝了丰厚的嫁妆，把我接到了这个捉襟见肘的婚房里，做一对平等又恩爱的夫妻。

现在，我怀疑这套房有问题。

7

以麦彬的收入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买房，即便是三成首付，也是他够不到的天花板。

刚结婚时，我问过几次房子多少钱，都被他含糊其辞地蒙混过去了。

「踏踏实实住着，钱不多，你老公还付得起。」每次一提到这个问题，麦彬就把我按在床上动手动脚。眼前渐渐迷蒙，皮肤

开始颤栗，我像一只小船在汹涌的海浪中上下颠簸，只能紧紧攀附住那具强悍霸道的身体。

当最后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时，我仿佛看到摇晃的床脚处站着一个人，正脸色苍白地盯着我俩。

爱家置业在一公里以外的街边，我戴着宽沿大草帽，还有夸张的墨镜，身穿一条火红的连衣裙，优雅地走了进去。

之所以不选择小区门口的中介，是怕有人会认出我，被麦彬察觉。

「美女，请问是要放盘吗？」最近房产市场冷清，卖房是大多数中介的第一反应。

「买房。」我抓紧了手中的小包，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露出什么破绽。

「买房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」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笑着走了过来，看样子像是个小主管。

之前那个中介偷偷瞪了她一眼，却不敢有任何异议。

被领导明目张胆地撬单，敢怒不敢言。

我真想告诉他，都是假的，别难过。

你得不到，她同样也得不到。

「成民小区三号楼 501。」我开门见山地报出了自家地址，对女主管说，「这套房多少钱，我想买。」

8

女主管先是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茶，然后才打开电脑慢慢查找起来。

「成民小区……三号楼……」看着她敲键盘的手指，我的心越来越紧张，真相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

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没病，有病的，是那栋房子。

「哎呀……」女主管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低喊了一声，随后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又挤出一丝职业化的笑容，「这房子，业主没放盘，买不了呢！」

「但我就看中这套了，你能帮我去谈谈吗？」我有点丧气，对方说的信息完全没有价值，于是甩出更大的诱饵，「价格高一点也无所谓，如果谈成，我私下再给你三个点的中介费。」

钱真是个好东西，女主管果然眼前一亮，她有些为难：「成民小区还有很多好房源，您怎么就看中这套了呢？」

「是……」我眼珠转了转，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，「我家是做生意的，找风水先生看过，说三号楼 501 是方圆几里最正的财位，如果能住进去，肯定人财两旺顺风顺水。」

「这样啊……」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狐疑的神情，犹豫了一会，又接着问，「您找这风水先生，靠谱吗？」

「反正是花了不少钱，至于靠不靠谱……」我咧嘴一笑，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」

「美女，我做这行也有十来年了，这种事情见得多了。」女主管压低了声音，「那风水先生很有可能是个骗子，这套房子绝对不能买。」

「啊？为什么？」我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，看来她肯定知道些什么。

「凶宅。」她的声音更低了，同时把电脑屏幕转向了我，上面显示的正是我家房子的信息。

备注栏里清晰地写着：两年前，房主夫妻意外死亡。

死亡地点，卧室。

9

铁证如山！房子果然是有问题的。

难怪当初麦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置办婚房，因为这套凶宅的成交价格极低。

见我的脸色渐渐沉了下去，女主管赶紧推销其他房源：「美女，其实五号楼有一套也不错，我这有钥匙，要不带你……」

「不用了。」我冷着脸站了起来，似乎很生气，咬牙切齿地说，「江湖骗子，我得去找他算账。」

女主管有些尴尬，知道这个时候多说无益，只好把我送到门口，笑着说：「我这边留意着，要是同样户型的好房子，再通知您。」

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，正打算离开，忽然又转过头去：「人是怎么死的？」

「呃……」女主管愣了片刻，把我拉到一边，「别提了，太惨。听说是男的把女的杀了，砌在了墙里，后来自己又自杀了。」

我激动得嘴唇直抖，自己看到的一切果然都不是幻觉：「这么大的新闻，怎么没听说过呢？」

「怕影响不好，消息没公开。」她神秘兮兮地说，「做我们这行的都知道。对了，后来买房子那人也够胆大的，一点都不害怕。」

「你见过现在的房主？」我向上抬了一下墨镜，恐怕被认出来。

「没有，是同行签的单。」她轻笑道，「业内都传遍了，这是走了狗屎运了，凶宅都能一次成交。」

「也许……房主不知情呢？」我继续套她的话。

「那不可能！」女主管斩钉截铁地说，「房屋出售前，这种事情必须告知买家，否则违法。」

10

拿到一手资料后，我兴奋极了。

尸体虽然不在了，但墙里面肯定还残留着什么东西。

路边蹲着几个衣着朴素的男人，身前竖着一块黄色的纸皮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泥瓦工。

我的目光刚从他们身上扫过，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就跳了出来。

「姐，找人干活吗？」他身上泛着汗酸味，一口牙齿倒是很白，在太阳下散发出森森的光。

「多少钱？砸一面墙。」我微微皱眉，捂住了鼻子。

「150。」小伙子憨憨地回答。

「用我吧，只要 120！」

「我，100！」

「80，80 我就能干！」

「干个 P，你知道多大一面墙？万一是万里长城呢！」

众人哄笑，小伙子的脸红了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就你。」我懒得搭理那帮粗人，扭头走到树荫下打开了车门，对跟上来的小伙子说，「上车。」

「姐，你家住哪？我走着就行。」小伙子局促地拉了拉衣角，「弄脏你的车。」

「别废话，上车。」我有点不耐烦，弄脏车算什么，一会整个家都要被掀个天翻地覆。

十分钟后。

看着卧室毫无瑕疵的墙面，小伙子咽了咽口水，为难地看着我：「姐，真要砸吗？」

我扔了两张百元大钞给他，面无表情地说：「砸。」

巨大的声响震得楼板发颤，我死死盯着沉重的铁锤一起一落。

快了，就快出来了！

「叮咚，叮咚！」正在这时，外面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门铃声。

我心里一惊，难道是麦彬回来了？他不是在公司开会吗？

铁锤一下下地砸落，我一声不吭，门铃依旧在不屈不挠地响着。

只要在麦彬进屋之前，能把那个人从墙里揪出来，就成功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门外终于安静了。

我松了口气，看来不是麦彬，说不定是个快递小哥。

突然，电话响了，上面显示着「老公」两个字。

我示意砸墙的小伙子继续，自己走到相对安静的卫生间，接通了电话。

「美琪，你在干嘛？楼下邻居把电话都打到我这来了，说楼板都要被砸穿了。」

没等我说话，麦彬就一顿劈头盖脸。

「我要证明给你们看。」能想象得到他此时的气急败坏，我笑着挂了电话。

11

也许是多了 50 块钱的缘故，小伙子砸得很卖力。

电话响个不停，我索性关机。

今天，谁都别想阻止我揭开真相。

白色的墙面布满了蛛网一样的裂纹，灰黑色的水泥渣滓从里面掉落下来，然后是锈迹斑斑的钢筋，手指一般粗细，张牙舞爪地从黑暗中伸了出来。

我既紧张又兴奋，紧紧盯着，恐怕错过一丁点蛛丝马迹。

大概过了五分钟的样子，小伙子突然「咦」了一声，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觉得有点累，半倚在床上躺了两分钟，听到不同寻常的声音，腾地一下坐了起来，「是不是有东西？」

「嗯……」他艰难地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我，脸色比鬼还难看，「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」

毛茸茸的东西从钢筋水泥中被拽了出来，虽然混合着白灰，我却一眼看出，那分明就是一大团头发。

「太好了，继续继续！」我瞬间不累了，兴奋地走过去，敲了敲墙，脸贴着上面轻声说，「别急，你马上就能出来了。」

「姐，我……我不干了……」小伙子被眼前诡异的一幕吓坏了，两条腿直发抖。

「不行！」关键时刻，他怎么能临阵逃脱呢？我又扔了几张一百块钱，催促道，「赶紧砸，砸完都是你的。」

他抡起铁锤的手在剧烈颤抖，额角青筋迸出，盯着墙面看了半天，突然紧紧咬住嘴唇，狠狠砸了下去。

「哗……」水泥块纷纷脱落，一张惨白的人脸露了出来。

小伙子「嗷」地一声尖叫，扔下铁锤抓起地上的钱就跑。

我不拦他，因为墙里的人，已经出来了。

12

半个小时后，麦彬带着爸妈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，看到被砸得一塌糊涂的卧室，他红着眼睛指了指我的鼻子，最终还是沮丧地垂下了头。

「这是谁在墙里砌了个塑料模特啊！神经病！」妈妈一把抱住我，心有余悸地问，「美琪，吓坏了吧？」

「你跟我出来。」爸爸铁青着脸看了看我，给麦彬使了个眼色。

客厅里。

「怎么回事？」爸爸既是麦彬的岳父，也是他的大老板，说起话来毫不客气，「房子是你一手装修的，解释一下。」

「爸……」麦彬沉思了一会，鼓了半天勇气才抬起头，「这件事，我不应该瞒着你们，还有美琪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爸爸的声音陡然升高，「你究竟安得什么心？」

「我……」麦彬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。

「说！」爸爸已经在盛怒的边缘，我是他唯一的女儿，虽然有精神疾病，但也容不得外人伤害。

没错，在爸妈眼里，麦彬无论怎么表现，都是外人。

要不是我有病，又怎么会便宜了一个小小的保安？

虽然婚后爸爸给麦彬安排了体面的职位，但在他们眼里，麻雀终究变不成凤凰。

妈妈带着我从卧室走了出来，眉头紧皱地看着麦彬，语气相对温和：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」

「我想给美琪一个家。」麦彬沉默了半天，终于出声了，「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。」

「然后呢？」爸爸语气沉沉的，听得出怒气涌动。

「可我没什么钱……」麦彬的脸上染了一丝层红晕，「所以就只好买了这套房子。」

「这房子……除了小点旧点，也没什么大毛病。」妈妈奇怪地问，「跟墙里面那个模特有什么关系？」

「这套房子比市面价格低很多……」麦彬的声音越来越低，眼神有些闪烁，「大概三十万。」

「三十万？」爸爸瞪大了双眼，「怎么可能？这个地段，至少也要六十万以上。」

「麦彬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？」妈妈一头雾水。

「因为，这是一套凶宅。」我指了指卧室的方向，「就在那，死过两个人，丈夫把妻子的尸体砌在墙里了。」

麦彬终于坦白了他买凶宅的全过程。

原来，为了让自己有面子，今后在我家能抬得起头来，自从定下婚事之后，他就积极地看房。

可存款只有十几万，囊中羞涩的他看了无数的天价房，根本就是望洋兴叹。

直到有个中介给他指了一条路，说如果胆子大的话，可以考虑考虑凶宅，也就是横死过人的房子。

他一口应了下来，鬼怕什么，穷才可怕。

于是，当第一次来到 501 房的时候，他一眼就相中了。

七十平，小两室，老城区中心位置，虽然又破又旧，但胜在价格便宜，首付只需要十万。

「就它吧！」麦彬当场拍板，打算先交了订金占住名额。

「大哥，我可事先给你说明了，这房子死过人。」中介一边准备合同一边好心提醒，「而且还死过两个。」

「知道！」麦彬无所谓地挥了挥手，胡乱拼凑了两句，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神鬼怕恶人。」

「话虽是这么说，不过……」中介怕之后再出什么纰漏，尽量事前把工作都做到位，「装修的时候，还是找高人给看一看，图个安心。」

麦彬哪还有钱找人装修？

他自己买了水泥沙子瓷砖涂料，下班之后自己干了起来。

一天晚上，他正在满头大汗地搅拌水泥，突然灯丝一闪，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。

老房子就是这样不好，线路老化，动不动就停电。

他打算抽根烟歇一会，突然看在卧室那面墙上似乎闪过个人影，在惨白月光的照射下分外清晰。

想起中介说的墙里砌过尸体的事，他顿时冒出一层冷汗。

14

原本，麦彬是不信世界上有鬼的，可自从那次之后，心里总有点发毛。

眼看婚期临近，房子又不可能退掉，他只能硬着头皮找了个神婆，希望能有解决的办法。

「是有怨气啊！」神婆半眯着眼睛，听他说完，幽幽地回道，「恐怕以后也会家宅不宁。」

「那怎么办？」麦彬急着问，「有什么化解的方法？」

「倒也不难。」神婆捻了捻手指，意思要先给钱。

麦彬恭恭敬敬地递了三百块钱过去：「您给想想办法吧！」

看到手上几张单薄的人民币，神婆撇了撇嘴：「心不够诚啊！」

麦彬咬咬牙，又加了两百。

神婆这才满意地笑了，附在麦彬耳边说：「在以前藏尸的位置，放个替身进去，怨气有了宿主，自然就不会出来了。」

「替身？」麦彬误会了，慌乱地摇着头，「我可不敢杀人。」

「谁让你杀人了？」神婆翻了个白眼，「找个塑料模特，塞里面，死鬼又分不出真假……」

「噢！」麦彬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，千恩万谢地走了出去。

「对了，要女模特，带头发那种。」神婆在后面喊，叮嘱道，「谁也不能告诉，要不然就不灵了。」

15

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」爸爸厉声质问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「我……神婆说不能告诉别人……」麦彬像一只垂头丧气的公鸡，脑袋都要钻到裤裆里去了。

「美琪是别人吗？她可是你老婆！」看得出，爸爸怕我难堪，极力压着心中的愤怒，他呼呼地喘着粗气，「明知道她不能受任何刺激，还不肯说出真相，要是因为这个让她病情加重，我绕不了你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，就别再发脾气了。」见爸爸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妈妈赶紧出来打圆场，「小麦有他的难处，咱们也得理解。」

「哼！」爸爸不满地哼了一声，转头看向我，强硬中带着心疼，「美琪，跟我回家，看看这都乱成什么样了。」

「不用了，爸。」我看了看沮丧的麦彬，安静地说，「我把家弄得乱七八糟，还得好好收拾收拾。」

「收拾什么……」

爸爸的话刚一出口，就被妈妈打断了。

「咱们就别添乱了，让人家小两口好好聊聊。」

爸爸虽然脸色不好，看我的眼神里却流露出一不放心的情绪。

我冲他点了点头：「放心，没事的。」

在我的坚持下，爸妈终于离开了。

麦彬说卧室太乱了，今天在客房凑合一晚，明天他再修补那面墙。

我突然抱住他的脖子，轻声说：「老公，对不起。」

他似乎有些震动，拍了拍我的背：「该说对不起的，是我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」

我嘴角微微上扬。

麦彬，你明明知道墙里有东西，为什么还总让我吃药？

你刚刚说的那些话里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

16

当天晚上，我和麦彬挤在客房小小的床上，只有一米二宽，两个人只能侧着身抱着睡。

一阵急促的风雨声敲打玻璃上，我顿时被惊醒了。

眼睑慢慢打开，在昏暗的空间中，我看到床脚处站着一个人影，披头散发的，一张脸惨白，正直勾勾地看过来。

我闭上眼睛，长吁了一口气，这件事根本就没有结束。

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第二天，麦彬早早起来开始修补墙面，我也洗漱干净，准备做早餐。

冰箱里有半碗馄饨，包装上的外卖单还没撕掉，我拿出来一看，是出院前一天的。

没想到麦彬和我的口味越来越相似，也爱上了沈记。

除此之外，里面塞着喝剩的牛奶，开封的面包，快过期的香肠，甚至还有半袋盐水花生。

看着这些陌生的东西，我微微愣了一下，自己真不是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，麦彬这日子过的，纯属凑合。

当丰盛的早餐出现在麦彬面前时，他似乎有些动容：「美琪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搞这些干嘛？大早上的，随便吃点就行了，何必这么费心思。」

「这是每个妻子应尽的义务。」我把还带着凉意的花生递给他，「以后别买这个，万一哪天我发病吃错了，说不定会休克而死。」

麦彬知道我对花生严重过敏，家里从来不会出现这种东西，也许是最近心烦气躁，才买来解闷的吧！

酒柜里的轩尼诗，少了两瓶。

他接过花生，看都没看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，面露急色：「美琪，最近事情多，是我疏忽了。」

「别紧张，你要是想害我，六年前就不会救我了，不是吗？」我笑得人畜无害，递给他一杯豆浆。

他微怔了一下，僵硬地点了点头。

17

我的病不是天生的。

十六岁那年，刚刚放学的我，被人绑架了。

绑匪把我弄到了郊外一个荒废的仓库里，用手指粗的麻绳结结实实捆了好几圈。

地面污水横流，踩上去黏糊糊的。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败味道，老鼠在脚面上爬来爬去，可能是闻到了少女身体散发的馨香，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开始啃食我的皮肤。

我的眼睛被蒙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的嘴巴被胶带封住了，蚀骨的啃噬感袭来，想叫也叫不出声，只能呜呜呜地挣扎。

「想活命，就闭嘴！」

一个低沉粗哑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我侧着耳朵仔细听，一时竟分辨不出是男还是女。

「配合点，我只要钱，不要命。」

初步判断，绑匪应该是个中年男人。

电话拨通后，我听到了妈妈的哭喊声。

「美琪，是你吗美琪？你在哪？在哪啊？」

「听着，你女儿在我手上，准备五十万，明天晚上就要。」绑匪压着嗓子，恶狠狠地说，「不许报警，不然你就等着收尸吧！」

「让我女儿说话。」

电话里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，是爸爸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
嘴上的胶带被猛地撕了下来，我只觉得一阵火辣辣的疼。

「爸爸，救命……」命字还没说完，那人就把电话夺了过去，狠狠踹了我一脚。

「听到了嘛！警告你，别耍花样。」

说完，绑匪就挂了电话，按了关机键。

我不知道撞上了什么，锋利的边缘一下子划伤了手臂，温热的鲜血汹涌而出，周围弥漫着铁锈的味道。

「疼……疼……」我哭喊着，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死了。

「别嚎了！」

他粗鲁地呵斥着，我听到玻璃瓶的叮当声，不一会，一股劣质酒的气味传了过来。

他慢慢走过来，猛地拉起我的手臂，在伤口上「哗啦啦」浇着白酒。

「啊——」刺激的酒精混合着血液直往毛孔里钻，我不停地狂叫着，像有人拿着小刀一下下凌迟，深入骨髓的痛让人恨不得立刻死去，我胡乱喊着「杀了我，杀了我吧……」

「你可不能死。」他嘿嘿一笑，「还得换钱呢！」

一天过去了。

既没有警察找上门，我家里也没有任何反应，仓库内外死一般的沉静。

他有点坐不住了，像只困兽一样走来走去。

我虽然看不见，却能感受到他的焦躁。

「你是亲生的吗？怎么区区五十万都舍不得出？」他狠狠在我身上踩了几脚，发泄心中的愤懑。

二十多个小时了，我水米未进，加上惊吓，伤口开始化脓，浑身滚烫，只能蜷缩在角落里，昏昏沉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稍稍平静了些，我才虚弱地说：「你……没告诉他们……把钱送到什么地方……」

「对啊！」他似乎刚刚纳过闷来，暴跳如雷地大喊，「你怎么不早提醒呢？害得我等了这么长时间。」

我不知道应该哭还是笑，这种智商还学人家做绑匪，真是讽刺。

不过，最讽刺的是，我竟然被这么一个低智商的人给绑架了。

他拿着手机按了半天也不亮，于是对我说：「没电了，充电。」

「没带线……」我虽然头晕的厉害，心里却很清醒，充电线就在书包的夹层里，我决定赌一次，只要他出去找线，我就有机会逃跑。

「手机是最新款，我也没线，这可怎么办？」他果然又开始焦躁了，到处胡乱翻着。

「士多店应该有卖的。」我慢慢引导。

「那我也不能去，你跑了怎么办？」他突然警惕起来，走过来蹲在我身边，狠狠揪起我的头发，「你别想逃走。」

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还跑得了吗？」我急促地喘息着，「我家有钱，五十万不算什么，只要能联系上，我爸妈肯定不会报警，你也能拿到想要的，我为什么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逃跑呢！」

「好像有点道理。」他沉思了一会，随后又给我身上加了两条绳子，「我很快就回来，老老实实待着，否则我弄死你。」

「咣当咣当」，大门开了，又关上了。

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挣扎着爬起来，这是唯一逃出去的机会，拼死也要试试。

没想到还没站起来，只听到大门又响了一声，脚步声夹杂着嘀嘀咕咕的声音：「有手机，怎么会没充电线？你肯定在撒谎！」

当那根白色的充电线被从书包里拽出来后，他狠狠地抽了我几个耳光。

「让你撒谎，撒谎！」他像发了狂一样，用力踩在我最脆弱的肋骨上，「品德败坏的丫头，凭什么生在有钱人家，应该去做鸡，下贱！下贱！」

赌输了。

脑袋嗡嗡作响，身体像被无数把尖刀在凌迟。

我虽然手脚发软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却暗暗告诉自己，此刻如果不豁出去拼一次，等待我的，只有死亡。

撞击、纠缠、撕咬、抓挠……

不知道是谁的血，散发出腥甜的味道，密密麻麻的虫蝇爬了一地。

19

恍惚间，我以为自己到了地狱。

伤痕累累的脸贴在布满霉斑的地面上，肿成一条缝的眼睛勉强睁开。

眼罩掉了，斜挂在脖子上，上面爬着几只恼人的苍蝇。

一朵淡紫色的鸢尾花从角落的缝隙里钻了出来，轻轻地摇曳着，努力绽放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我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门终于再次被打开了，一个穿着保安服的
男人冲了进来。

看到眼前的场景之后，他一边打 120 一边抱着我喊：「明小姐，明小姐……」

阳光从外面倾泻而入，刺得人睁不开眼，当我被唤醒，好不容易适应了光明之后，突然发现这个保安身后不远处站着一排缺胳膊少腿的人！

不，不是一排！

左边也有！

右边也有！

后边……后边……我忍不住扭头，发现了一双死鱼眼近在咫尺！

啊！

这个仓库里到处都是残破的塑料人体模特，它们围观了我被凌虐的全过程。

似乎还有一双充满怨恨的眼睛，藏在暗处。

我不停地尖叫着，直到昏了过去。

到处都是黑茫茫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我发现自己身上的绳子竟然不见了，伤口也不流血了。

这次是真的死了吧？

我猜测着。

突然，前面站着一群人，其中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：「美琪，美琪，快回来啊……」

是妈妈！

我激动地往前跑了两步，并没有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人越来越多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墙里钻了出来，披头散发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一步步逼近……

他们要杀我，救命，救命啊！

我狂叫不止，猛地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惨白中。

「美琪，美琪，别怕，再也没人能伤害你了。」妈妈像是老了十岁，她紧紧抱着我，心疼地说，「我们到处都找遍了，幸好你没事，幸好……」

「妈，他们要杀我。」我惊恐地缩在妈妈怀里，指着眼前的白墙，「就在……在墙里面，马上就要出来了。」

经诊断，由于遭受了强烈的刺激，我患上了应激性精神障碍疾病。

爸爸的鬓角一夜之间染上了霜色，他颓然地看着疑神疑鬼的我，如同枯败的秋叶。

听说那个绑匪被抓到了，是个二十岁出头的男人。

爸妈怕我受刺激，禁止任何人提起。

但我在麦彬的手机新闻上看到了视频。

那男人说话的声音太年轻了，他们抓错了人。

对了，麦彬就是那个保安，他是我爸公司的员工。

那天月休要回乡下，没想到误打误撞救了我。

20

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和麦彬走得很近。

潜意识中，我觉得，只有他才能保护我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们偷偷谈起了恋爱。

一开始，爸爸极力反对，他认为麦彬配不上我。

年纪大，学历低，家里穷，又没什么本事。

这种人在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眼里，简直一无是处。

而且，他总担心麦彬不是真的对我好，而是图谋他的财产。

不过，妈妈的一句话，说服了他。

「美琪都这样了，要是再没有点家产，又怎么配得上人家？」
她掩住脸，失声痛哭，「咱们年纪大了，不可能永远陪着她，就当花钱雇个可靠的人照顾她一辈子吧！」

至此以后，爸爸就默认了我们的关系。

满 20 岁那年，我嫁给了麦彬，成了他的新娘。

他也很争气，爸爸陪送的嫁妆不仅分毫未动，还用自己攒的钱买了一套二手房，说是堂堂大男人，不想吃软饭。

我很感动。

这几年病情都很稳定，我甚至还想着，尽快给他生个孩子。

要不是最近的人影事件，我几乎已经忘了之前被绑架的恐怖经历。

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，麦彬终于吃完了早餐，他抹了抹嘴打算继续去补墙。

「老公，我又想吃沈记馄饨了。」我阻止了他，「你帮我去买好不好？」

「不是有……这么多早餐？」他奇怪地看了看我面前一动没动的白粥小菜。

「突然就想吃那个了。」我眨了眨眼睛，笑着说，「最近口味刁钻得很，不知道是不是怀孕了。」

「怀孕？」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正常，似乎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，揉了揉我的头发说，「那你等一会，我这就去买。」

「嗯。」我把车钥匙递给他，「路上小心。」

「好。」他笑得那么灿烂，像恋爱时一样。

看着那个宽厚又熟悉的背影，我忍不住冲上去死死抱住了他的腰。

「怎么了？」他转过头，见我恋恋不舍的样子，宠溺地说，「还像个小女孩似的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」

我往后退了两步，看着他走进了电梯，心里默默地说：「不会很快的，慢慢来，不急。」

早上去倒垃圾的时候，我偷偷钻进车库，把刹车线扯断了。

21

「出来吧。」

麦彬走后，我站在客厅中央，对着空气冷冷地喊了一声。

不一会，客房响起了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我猛地推门而入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裙的干瘦女人从床下面钻了出来。

「没想到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」她冷笑了一下，声音粗哑低沉，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中年男人。

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，这个声音是噩梦的源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仓库中遭受的虐打。

「六年前，是你绑架了我？」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袖口里藏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。

「看来真是打疼了，过了这么久，你还能认出我。」她一张脸惨白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「怎么发现的？」

「冰箱里的食物，花生，还有酒。」我是有轻微的精神疾病，但我并不傻，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喜欢的，麦彬之所以会买，是因为家里一直隐藏着另外一个人，她也要吃要喝。

「哈哈，是我大意了，以为你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不会关心这些。」她认命地笑了笑，往前凑近了两步，「不过，那个沈记馄饨真难吃，我只吃了一半就咽不下去了。」

「你还吃了沈记？」我心底一片寒凉，「是麦彬给你买的？」

「当然！」女人骄傲地仰起头，「你成天要吃，我以为是什么人间美味呢！呸，还赶不上路边摊的手艺。」

我紧紧攥着匕首，警惕地盯着她，深吸一口气，问出了一个最不想面对的问题：「你跟麦彬，是什么关系？」

「我是他老婆。」她停顿了一下，神经质地笑了笑，又纠正道，「不对，应该说是前妻。」

我忍不住发抖，牙齿咯咯作响，巨大的恐惧从天而降。

「为什么绑架我？」

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」她流露出一丝悲伤神情，「我们的女儿，病了，需要钱，只要五十万，对你们来说，九牛一毛，却能换回一条命。」

「你们还有女儿？」我觉得更冷了，麦彬到底隐瞒了多少事情？

「可惜晚了，钱没拿到，她就死了。」女人突然哭了起来，「就差一天，差一天啊……呜呜呜……」

「为什么不去借？」难怪她走了就再也没回来，原来再多的钱，也没有意义了，我冷冷地问，「绑架是犯法的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我们没借过？哈哈……」她自嘲地笑了两声，带着深深的悲凉和怨恨，「你们这些有钱人，根本什么都不懂！」

「所以，麦彬救我，不是偶然。」声音从唇齿间挤了出来，我强撑着不让自己退缩，「一切都是预谋好的，你们共同绑架了我！」

「不，跟他没关系。」女人摇了摇头，「麦彬是个老实人，他不敢。」

「不敢？」我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，「那他为什么娶我？你又为什么出现在我家里？」

「因为……」女人的眼中流露出一丝狂热的光，「我们需要更多的钱，来复活女儿！」

「复活？」麦彬的前妻一定是疯了，她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人死怎么能复生呢？

「神婆说，只要得到上亿的家产，我女儿就能活过来！她才五岁，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！」女人突然扑了上来，不甘地大喊道，「明明就要成功了，可为什么又被你发现了啊？去死，你该死！」

锋利的匕首贯穿了她的心脏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义无反顾地向更深处刺去。

那双猩红的眼睛怨毒地看着我，她想掐住我的脖子，试了几次都没成功，最终像一匹软绵绵的破布一样倒了下去。

22

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麦彬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

「美琪，要不……离婚吧……」妈妈强忍着悲伤，眼眶都红了，「小麦这个样子，恐怕很难恢复了。」

「你妈说得对。」爸爸拉起我的手，「美琪，你总不能跟个植物人耗一辈子，以后他还怎么照顾你？」

「我照顾他。」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爸爸妈妈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，至于麦彬，我轻抚了一下他的脸庞，既然费尽心思要跟我

在一起，怎么能轻易离开呢？「要不是去给我买馄饨，也不会出车祸。」

「那都是意外，不关你的事。」爸爸本来就不满意这桩婚事，如今的结果，虽然残忍，也算是求仁得仁，「我会安排好他，你还年轻，今后还有大把的时光。」

「爸，妈……」我看了看他们日渐苍老的容颜，「我怀孕了。」

一个月后，我把麦彬接回了家，那个曾经属于三个人的家。

床下见不得光的「生活用品」被我彻底清理了出去，那个女人留下的痕迹消失殆尽。

窗明几净，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香味，一束鸢尾花浸泡在花瓶中，开得正盛。

一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那个废弃的仓库，想起如同炼狱一般的折磨。

上次住院，麦彬故意把它摆在显眼处，试图刺激我从而加重病情，要不是妈妈无意中的嫌弃，恐怕今天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。

但现在，我想通了。

这种紫色的花，虽然记录了我生命中最无望的恐惧，但也在人生至暗的时刻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

既然麦彬喜欢，那就让它们在床头柜上尽情绽放吧！

卧室的墙已经修复好了，平整如新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

看着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男人，我先是悲伤，然后是怜悯，最后是释然。

「麦彬，你很爱她吧？」我一边给他的鼻饲管里打流食，一边絮叨着，就像一个最深情的妻子，「那怎么舍得让人家一直睡在我们床下面呢？」

推针管的速度快了些，麦彬急促地咳了几声。

「你说，每次她看着我们做爱，是不是恨不得掐死我啊？」我给麦彬擦了擦嘴角，讥讽地笑了笑，「男人真是奇怪的动物，请问你是怎么当着前妻的面，和现任老婆亲热的？」

麦彬的眼珠微微转动，我在里面看到了恐惧。

「害怕了是吗？」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子，把人提了起来，指着对面的墙说，「既然她那么喜欢围观，就在这里面看一辈子好了！」

麦彬的喉咙被死死扼住，脸涨得通红，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额角青筋暴起，不知道是难受还是愤怒。

「很意外是吗？」他什么都听得到，就是不能说也不能动，我把这具沉重的身体拖到了床脚，用力拍了拍那面雪白如纸的墙，「这里面很宽敞，她一定住得很舒服。」

麦彬不知怎么突然咬住了舌头，一行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。

看到那刺目的赤红，我用尽全力给了他一耳光，恶狠狠地说：
「不许死，我的孩子需要爸爸。」

23

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。

我是明美琪。

十六岁那年，我杀了一个人。

那人是个绑匪，在混乱的撕扯中，我随手抄起脚边的一根铁条，没头没脑地刺了过去。

没想到，正中心脏。

空气突然沉静下来，痛苦的低吟声让人心惊胆战，被蒙住双眼的我往后退了几步，血腥味扑面而来，那是死亡的气息。

良久，周围再也没了动静。

我颤抖着手，扯下了遮住视线的黑布。

一个憔悴的女人侧躺在污水中，胸口插着一根被折断的铁条，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，一动不动。

我狂叫着，想要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，没想到脚下一软，整个人瞬间晕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后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保安的怀中，他就像天神一样，周身镀了一层金光。

四周都是些塑料人体模特，哪有什么被杀死的绑匪？

我想，杀人这件事一定是我的幻觉。

没想到，从那天开始，我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。

只有跟麦彬，就是那个保安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安全。

他带我去看恐怖电影、去鬼屋、去坐过山车，做一些刺激感官的事。

我迷上了这些游戏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

后来，我跟他上床了。

那种濒死的感觉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我一定没杀过人，我只是一个受害者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了麦彬的秘密。

主卧床下有一套布满血渍的衣服，女人的衣服。

我记得，那个绑匪也穿了一件同样的。

她没死，她躲在我的家里，时时刻刻窥探我的生活。

一些模糊的记忆在大脑中浮现。

麦彬，是她的同伙。

在仓库里，我看到他抱着那个女人哭，嘴里还叫着老婆。

原来，幻想中的美好爱情和婚姻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。

我发现，那个女人先是躲在墙里面，后来又躲在床下。

麦彬总是说，我的病情加重了，我该吃药了。

其实，是为了掩饰他们夫妻二人要加害我的阴谋。

我不能任人宰割。

于是，在那个雨夜，当她又出现在客房中时，我决定下手。

刹车线被剪断了，麦彬开着车去买沈记馄饨。

我趁机杀了那个女人。

哈哈，她终于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麦彬变成了植物人，日日夜夜对着砌在墙里的前妻尸体，我想，他一定很心痛吧？

24

一个父亲的自白。

我是麦彬，已经躺在床上半年了，不能说也不能动。

没错，我是个植物人。

「老公，吃饭了。」美琪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虚假笑容却永远到达不了心底，她拿起鼻饲管，开始往里面打流食。

我的眼中流露出惊恐，每次「吃饭」都是一种折磨。

她在泄愤，她以为自己是最可怜的那个。

被绑架，被算计，被欺骗……

但起码，她还活着，不是吗？

在她的世界里，我和曾红都是万恶不赦的。

当年我们五岁的女儿危在旦夕，需要五十万救命，四处求爷爷告奶奶，也凑不够手术费。

我在一家私企当保安，老板明先生是我生活中唯一能触碰到的有钱人。

我艰难地开口，他却拒绝了。

女儿一天天衰弱，走投无路的曾红，绑架了明先生的女儿——明美琪。

「小红，你疯了！绑架是要坐牢的！」我想阻止她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看着躺在污水中高烧昏迷的明小姐，我手足无措。

「我是疯了，我是疯了……」曾红的嗓子哭坏了，此刻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绝望的中年男人，「该死的，为什么她家那么有钱，却不能救救我们的女儿。」

「放了她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」我好怕，怕失去女儿，怕失去老婆。

「不！」曾红的眼中闪着狂热的光，「这丫头是女儿最后的希望，没拿到钱之前，我绝不会让她走。」

「好好好，我这就去找钱，你千万别乱来。」我用力抱了抱曾红，在她汗津津的头发上亲了一下。

我对不起她，对不起女儿，我赚不到钱，我是个无能的男人。

我真是个无能的男人。

当两手空空再次回到那个破旧的仓库时，我发现曾红的胸前插着一根被折断的铁条，正是心脏的位置。

黑色的血凝固在伤口处，无神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大门的方向，身体散发着彻骨的凉。

不远处的明美琪浑身是血，手里死死攥着半根铁条，新鲜的茬口上挂着一抹鲜红。

难道有钱人都这么幸运吗？

看着她微微起伏的身体，我恨得牙痒痒，像只被激怒的困兽，冲上去就掐住了那白皙纤弱的脖子。

「这丫头是女儿最后的希望……」

就在我双手收紧，即将用力的时候，曾红粗哑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。

眼看明美琪命在旦夕，时间紧迫，我只能先把曾红藏在仓库的角落里，随后就地取材，在她的尸体上堆满了废旧的塑料人体模特。

然后，拿出手机，拨打了 120。

「明小姐，明小姐……」我抱着这个杀死曾红的凶手，满脸焦急，祈祷老天千万不要让她这么轻易地死去。

也许是上天听见了一个父亲的祷告，她慢慢睁开了眼睛。

「别……别打我……」明美琪的脸肿得像个猪头，她卑微地恳求，精神有些错乱。

「明小姐，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」我的眼泪涌了上来，女儿有救了。

「啊！」明美琪突然尖叫了一声，满脸惊恐地看着那堆塑料人体模特，在那堆死气沉沉的眼睛中，有一双是曾红的。

她死不瞑目。

25

女儿最终还是死了。

只晚了一天。

拿着明老板给的三十万红包，我痛哭流涕。

那晚，我瘫坐在曾红的坟前，喝了一整瓶二锅头。

「小红，女儿的命没保住，你也走了……什么都没了……」我一边笑一边哭，「我要让她偿命！」

凭借救命恩人的身份，我刻意接近明美琪，创造一切和她偶遇的机会。

十六七岁的小女孩，最好骗了。

况且，她现在精神还不正常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就吓得花容失色。

我故意带她去看恐怖片，去鬼屋，去坐过山车，做一切刺激性强的事情。

她像上了瘾一样，越是害怕，就越想尝试。

越是尝试，对我病态的依赖就越强烈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万分惊惧的她钻进了我怀里。

我们拥抱、亲吻。

纠缠撕扯，无止无休。

就像死去的曾红上了身一样，在这种香艳的时刻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，两个女人在仓库中你死我活的激斗。

最终，浑身青紫的美琪沉沉睡去。

看着窗外沉静的夜色，我点燃了一支烟。

从明天开始，我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26

美琪和我登记结婚了。

明先生从老板变成了岳父。

为了面子上好看，他给我安排了一个体面的职位，月薪六位数。

每天，我都人模狗样地坐在办公室里。

门外那些保安经常投来羡慕的目光，人人都说麦彬走了狗屎运。

美琪似乎完全不记得她杀死曾红的过往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，当年绑架案的背后，还有一起凶杀案。

医生说她患了应激性精神障碍疾病，只要按时吃药，配合治疗，很快就会痊愈。

我怎么能让她痊愈呢？

这个杀人凶手！

我买了一套凶宅，装修的时候特意在墙里面砌了她最怕的塑料人体模特。

还把曾红死时穿的衣服鞋子放在主卧床下，据说，这样能招来横死的冤魂，日日夜夜纠缠不休。

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。

美琪最近总在夜间惊醒，说墙里有人。

我在她的日常饮食中掺入不易察觉的致幻药物，总有一天，美琪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

没想到，她疯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。

刹车失灵的一瞬间，我隐约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一切都晚了。

在美琪的臆想中，曾红一直隐藏在家里，不管是墙里还是床下，处处都有她的身影。

但，那只是一个精神病的被害妄想。

曾红已经被她杀了，是我亲手安葬的。

我的妻子和女儿，都长眠于黑暗无望的泥土之下。

可惜，如今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发疯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什么也说不出口。

曾红早就死了啊！

为什么美琪就是不肯放过她！

28

尾声。

十个月后，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依旧是个女孩，很白，很瘦。

美琪给她起名叫麦蔷。

一岁半时，麦蔷学会了说话。

有一天中午，美琪正在往鼻饲管里粗鲁地打着流食，我被呛得马上就要窒息了。

突然，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而下。

正在午睡的麦蔷突然醒了，翻坐起来，直勾勾地看着我们，奶声奶气地说：「爸爸，妈妈，墙里有人。」

恍惚间，我看到曾红站在床脚，惨白着脸，森森地笑。

